

讀

左

補

義

讀左補義卷二十三

受業毛 昇增叅

四明 婁炳璋 輯

男 塤 按

成公四

經

丙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杜解記寒過節水封著樹
公羊傳云雨而木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子
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喜稱公子
子罕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樂姬來乞師

將伐楚屬
樂姬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

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
楚子敗於鄢陵鄭地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宋地接今河南
縣西有沙

不見公。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子孫

王卿士。○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執，故書歸，諸侯歸國，或

子爵。○自某歸無義例，從告歸。

自某歸，或言

晉天子殺之之辭也。○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

邱。晉地。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晉許魯公至自會，以會

下故盟。○政史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

異文。刺之法。按刺既決也。○刺七陽反。

博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南近鄭地。汝水之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按滕爲宋之屬國，滕有喪，何與宋事？而杜乃云鄭以滕喪伐宋，非傳意也。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收諸汋陂。世孫將鉏樂，姓鉏氏族。鉏

世魚反，汋七藥反。彼宜反退，舍於夫渠，不做廠備。宋師不

如深晉還為

出魚反，汋七藥反。

彼宜反退，舍於夫渠，不做廠備。宋師不

河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于鳴鴈按今河

按今河南南有沟陵城

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其權而恩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樊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

方云景字一
封號并諱
臣所欲與者
外惠而文子
所欲與者必

先提六藝以
下述周孔以
與邱之政歸
會語同然彼
是吾人料想
必據此則其
人特德必敬
而於賢之所
以妙處在與
事一說已足
又以貞女告
楚大罵乃凶
始焉寫戒祀
不祀也

右吳子辛將右王夫過申子反大見申叔時。叔老曰師其
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測義詳辭也古字曰德以施
惡利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財足則無邪用利而事節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生
得上下和睦周不逆勤順求無不具上各知其極心下應
故詩曰立我烝衆也民莫匪爾極其衆民無不得平正是以神
降之福時無灾害民生敦厚大也厲其降反和同以聽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備其闕闕或死者此職之所由克也今遂內棄
其民不施而外絕其好義不演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語言信不好
時以勤禮不順時用四月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民不知信
逆退罪也。按上既無信從前言則違
誤令其進與退皆得罪也人恤所底音旨

晉師
云范武子所云
至可謂辭請
然姚句耳所
河而楚師已
始告楚晉渡
見范武子所云

致死_孔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其言
不必敗_不反_也必_不失_志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遠過險而不整速則
失志_{忘也}不整喪列志夫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
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得
援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
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邲_{殺十五年}范文子不欲戰郤
至_{死於}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_{衆散敗也}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_於死_在於邲也_也荀伯不復從_{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_{在宣十二年}皆晉之
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_{荀林父奔走不復}皆晉之
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_{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數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
將弱今三強服矣_{齊狄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

午時已下
一大段分八
節第一節點
出戰期當
臣最甚可取
只數語已盡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醫亢則盈，盜擊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
楚晨壓晉軍而陳。陳若其未備既蓋時晉兵未備楚人軍吏乃迫晉兵而布陣焉。壓於甲反。患之范匄古皆反士燮子超進曰塞井夷窪陳於軍中而疎行首。疎以戰陳地楚壓晉軍不可。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陳故結陳于軍中。自給今爲楚所壓戰地迫使故自塞其井。自夷其窪以爲之。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樂書曰楚師極窕形反固壘而失也。其二卿子重相惡王卒以薦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列營軍而不陳。嬖夷從楚陳不違晦孔疏兵尚殺陰道也。行兵不整者不結陳是甲午晦楚師先陳在陳而謂其不違晦上五句寫五間下四句爲第六間。而合而加焉而蓋有隙各顧其後莫有酬心薦不必長。

二布其車一
晉書

皆

之

紀

方。云。鄭。之。戰。
不。齊。叔。段。攻。鄭。
而。以。致。師。者。
之。出。之。以。之。
虛。為。實。也。此。
別。以。實。為。威。
晉。人。軍。中。情。
相。望。之。口。是。
謂。出。奇。無。窮。

林經卒以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上
荀非精兵爲松疏云兵車子重使大宰伯州犁晉伯宗子待于王後王
高如集以墮敵走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也敬卜于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囉且塵
上矣曰將塞井夷也平寇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戰
日聽誓也左將帥戰乎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貴請於鬼神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王相夫不遠故登巢車可望苗
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貴皇意異四
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

河出東岳
古之首侯得
名於首侯得
名於首侯得

井及鑿古以
為下勞神之

四節有淖子
前是禹晉河
知義而楚鄭
二國師從晉
欲煩穎明

封。○復五五震不坤。止。曰。南國賊。射其元玉。中威。用此者。
陽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進故曰。南國賊也。南國勢誠則
勝受其待。亦爲諸侯。又爲自陽氣象。南飛沃之象。故日射其南。
元王中厥目補正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日明夷于南。
是也。復一陽淺長而至于乾。有南國賊之象。按。南受其害。
者林離爲卦位。南國離位。陽生子。子爲坎位。震爲諸侯。坤爲
國晉居北。楚居南。坎爲弓輪。離爲戈甲。一陽橫注。而木土相
對。水火交戰。有以而爲飛矢之象。上六爻辭。迷復凶。有災眚。
既爲目眚爲兵。行師大敗。非射其元王。中厥日。射。誠
子六國城。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有淖於前。淖泥也。
反。乃孝反。乃皆左右相違。辟於淖右。行相逆于淖左。步毅御
轂。則晉屬公。樂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
成公。唐苟爲右。樂范以其族交公行。二族隔故。將載晉侯。
津故書欲載以行。城曰晉退。國有大任焉。得專
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侵官也。執公爲失官慢也。去其
大任。謂元帥之職。

事君以明職
敬物法德
任職可自同我矣
已潘桓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微七
任職可自同我矣
元帥職司旗鼓勝敗由之是謂大朝
甲子有丁自是
之時日進獻
于甲子前一日
不尚詰朝爾射死葬
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
射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共王中曰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
伏于墻而以一矢復命言一發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道

失官離局姦也。遂其部曲爲敵。
以出於淖公之號虔鄭也。元帥職司旗鼓勝敗由之是謂大朝。
札焉。已甲午前一日。追殺之。歸在尊反札側入反。以
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射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射
月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射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射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射
共王中曰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發。弓
伏于墻而以一矢復命言一發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道

遇楚師前執
六節部至三
爲中軍可制
敵楚一執部至
漢將皆有
于其君並
方云此篇並
未明晉勝敗
之迹故子唐
苟妨止見鄭
之敗子未暇
見楚師之敗
且見敗由中
軍一變諸戰

方事之殷也。○
有赫章之跡注君子也。韜赤色附注我服
若得而囑於跡與
音妹列音夫禱苦故反。○
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德其郤
間蒙甲胄問猶近地不敢拜命。介者以君辱故
自安爲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求問以有軍事不得督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疏云故
掩若。○
今攝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其御杜溷羅曰速。○
從之其御嬃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
止。○
齊侯相尹晉叔。○
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卒追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按哀元年使女艾謀杜云謀底也。此言輕兵急追逃出鄭伯車前誣其來而卻至拒之已則從後執之也。孔疏雲。論旨雖輕五家反

熒乃內旌於弢中。熒城在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盜
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
才。能以楚師薄。迫於險。何記弊敗而其習先通。楚人觀之。遂
棄叔山。冉謚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荀王有死。乃
射。再發。墮。楚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軸。晉師乃止。言二子
人之囚。楚公子戎。爲郤至兄譖張木。鑿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
能。夫。庭。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
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其。餘。臣。對。曰。好。以。暇。問。
整。之。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櫟。承。飲。迨。於
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是。以。不。得。搞。

反。楚中軍既敗，以嗜飲謀圖此，武夫之不足用者也。

從者使某攝飲。林解某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補正識記也。謂其能記受而飲之免也。使者而往日好整好暖之言。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云金傷為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縛治也。甲兵展陳也。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他篇寫戰勝，首決于俄明，此瑞在一日之長，可以達幽問。晉人患之，苗賁正徇曰蒐，乘補卒，秣馬也。穀馬利兵修陳，堅列蓐食申重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名子反謀也。穀陽暨歛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王曰：天敗楚，反內亂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物語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南蒙城縣北。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

方云東征見之卒，相扶執盾，子反遇焉。子反之卒，相扶執盾，子反遇焉。

免使與郤
玉與郤使
者相缺中目
之並身射月
乏皆相缺

在

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

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弔過亦所以責子反也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

聞子玉已不敢不

二卿相惡對愛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阻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自殺若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城濮之後惟鄖陵之戰功爲第一否則楚挾鄭以窺東諸侯其流毒可勝言哉故以晉主是戰所以予伯討也樂晉將中軍力主伐鄭戰楚似功在晉然此時晉侯在軍晉爲固壘待退之計迂而無當郤至策敵甚明步步促戰則是功晉侯主之郤至成之故節節出色寫郤至然自戰後君臣侈汰晉以是役怨至并怨公之不用其言也遂至喋血

宮門。又不得不寫范文子而結穴在戎馬之前數語見御至爲捷楚之功范文子爲居功之道也晉楚交鋒屢矣從無趨風執檣溫文彬雅如此者蓋郤至聘楚子反武夫公然唐突嘉賓郤至既以大義面折子前復于此示以禮度見晉臣卽授壤中猶不失天澤之防矯約之誼此寫郤至又須照聘楚一篇傳恐讀者不悟此旨將樂鍼與子重言于楚者點出以見與聘楚篇相照應而一矢加遺適爲中目之識矣此篇分五段看第一段有勝矣以上爲統冒蓋范文子是後日之慮郤至是現在之功昔子雨相刺謬之因以范文子作引起而以樂武子折轉魏交相爲濟之意孟獻子語中透出一勝字領起全局第二段戊寅至

楚懼不可用也。是專寫楚師從申叔語中將致敗之由。指
力供出歸重疲民以逞恰與郤至前所云爭尊常以盡其
民相照。第三段至爲外懼乎。是專寫晉師文子總不欲
戰。不以不勝爲憂。而專以勝楚爲懼。外寧內憂已灼見此
日。君臣有難。以顯言者只作不了之詞。以呼起後段之意。
第四段至有德之謂是實寫晉勝楚敗公從之以上是
將戒時有淖於前。至見星未已。是正寫戰時。以下是既戰
後也。分八節相承而下。或連類而敘。或分敘。或追敘。或夾
敘。或正敘。或帶敘。敘戰無詳盡於此者。蓋子反子重親見
楚莊敗晉于邲。輕視晉人久矣。晨歷晉壘。窄其無備。鼓而
戰之。此其志也。晉人乃結陳軍中。極整不可猝入。登巢車

一望皆知紀律森嚴楚子亦爲之魄驚晉君臣方從容謀議全不爲動郤至力開一迺戰之局六間可乘如數計燭照公用其言已掃過樂書賓皇又爲獻計而晉軍遂出樂書有子規以三罪楚君有臣射穿七札整暇輕寢更足分明及三遇楚子知三軍之盡萃於王卒也呂鈞射其元王中厥目楚人於是廩廩乎自救不暇而晉人趨風肅使何等雍容釋卿不迫何等謹恪於戎馬雜沓之場做出一種禮度文明氣象來幾疑左氏寫戰過於從容忽接楚師薄於險一語遂令通體皆震可知晉軍鼓勇人人致死鄭旣不支楚復危急阨於險而無路可奔或殺或囚有士卒立盡之虞子重子反幾不知所爲矣維時發山基奮再發之

技。叔山冉遜。搏人之能。趨武健兒。一時救死晉師。乃止。止者。止而不敢迫也。於是樂鍼乃見子重之旌蓋。指麾敗軍。復爲接戰。而鍼復執檣。承飲依然。肅使之風焉。點出整暇二字。晉之所以勝楚者。全在乎此。子重見星未已。子反命。寡夷傷。收合餘燼。詰朝將戰。晉人患之者。恐我軍旣勝而怠也。夫何醉不能見。楚師宵遁。此非天敗。實本人爲城。澗之後。何幸得此大捷哉。然郤至有功。則文子之言。似乎迂濶。不知後日禍基全伏于此。歸結到立子戎馬之前數語。以惟命不于常。收拾許多天字。以有德之謂。收拾許多患字。憂懼字。作憂。盛。危。明。之。訓。而。郤。至。之。功。文。子。之。識。兩。不。相。妨。方。知。前。之。節。節。寫。文。子。者。節。節。爲。晉。君。臣。作。針。砭。也。

使從其言。何至此戰爲禍胎。此全篇之結束也。

第五段

至末只作餘波。以了結子。反而互卿相惡於此。知之何義。門曰。楚師猶未甚敗。而王遽遁者。子重因子反之醉。與王俱遁。而幸其敗也。王及令尹既遁。而師有不潰者乎。然子反大有血性。以視晉之林父。相去霄壤。

從鄭陵戰叙
起伏由
擬之

戰

之日

齊國

佐高

無咎

高固

至于

師衛

俟出

于衛

公出

於壞

墳

魯邑

齊衛

皆後

非獨

魯明晉以

倚如

宣伯

通於

穆妻

成公

欲去

季孟

獻子

將行

穆妻

送公

而使逐二子

公

以晉難告

會晉

曰

請反

而聽命

妻怒

公子偃

公子

偃趙過

子

公庶弟

蒲泣

傳言

趙指

之曰

女不可

是皆君也

言欲廢公更

過晉公

從已

非真有廢

立之心可

知

公待於壞

墳申官微備

此

姜之

幽爲

逆

而偃之

刺爲

冤

三郤中楚
極惡種種
以魯衛

甲勒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後晉楚期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鄭始未服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壙噴以待勝者柳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屬舊之取貨於宣伯而訴語公子晉侯晉侯不見公。

郤犨與樂氏交通。犨之所爲書實主之。親下范文子獨告樂武可見。僑如以強晉壓魯。何求不得。公子家彌時能任用孟獻子。子叔聲伯委以心腹。可謂知人之明。用人之當。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在三十年。在三國人曰。若之何要猶未弭。息也。補正謂而又討我寡君前年晉侯執曹伯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謂子臧是大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言今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諸侯雖有篡弑之罪。復伯已與之會則不復相

前年會于咸。曹伯在列。盟。畢。君唯不遣也。失德刑以。伯諸侯皆獨遺諸侯。敢私布之。以名告傳。爲曹伯歸不。

須看上文。郤犨主東諸侯。取貨于魯。想斯時。曹伯之貨已入于晉。有放鷹出籠之意。故其黨敢向晉臣言之。此篇純用虛筆。看虢太子弑只點。憂猶未弭四字。計曹伯反側。亟在虢公子。以子滅高誼。列國素聞。不云負斧有罪。而卒先君有罪。若有罪三字。藏過寡君。君已列前會。是君不以爲罪。而復討之。非德刑也。收到伯者必不失其德刑。字字便佞。傳叙此篇。所以深罪晉人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復欲使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晉陽。鄭東。

行亦死

見不致過
之不足為
奪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豹儕如弟，猶如
因奔齊。說云：下云食使者不言食豹。豹因請逆，遂不還。還者
去，故宿于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聲伯
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之介，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
河陽東有制澤。按今河南新鄭縣東北。知武子佐下軍。武子以諸侯之師侵
陳。至于鳴鹿。陳邑。按今河南鹿邑縣西南。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與。諸侯遷
于賴。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林解夜攻。諸侯之軍，宋、齊、衛皆失軍與軍相失。宋衛不若後也。

晉厲一戰勝楚，能如范文子所戒。何憂一鄭，乃侯圉而役
天子之卿。率諸侯伐之，遂使魯君臣固顧家難，不敢過鄭。
四日不食，皆晉貽之威也。鄭人突出，三國失軍。此日諸侯

尚堪用乎。

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以_{曹人重子臧故}子臧反。

曹伯歸

宋遷子臧自

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仕不出

晉侯已。人郤犨之言負芻之貨而藉口。子臧竟歸曹伯。天王聽之也。先儒以不能君國討賊責子臧夫負芻已列於

曾

天

王

未黜

其爵

欣時安得而有國

唯潔身已耳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樂范也。政令于是已。茂_{無從}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_{平文}。而殺之。我斃_{孟獻子時}也。留守公宮而事晉。茂有戒矣。魯不戒。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於苦邱。公還待于鄖。_{魯西邑}今山東鄆城

縣使子叔聲伯請季孫子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固親于公室親齊甚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形子必聞之矣聞其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謂齊楚亡而亦非首因一意折作兩層

四大爲魯害亦非首因一意折作兩層爲韓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爲晉雖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要齊魯之常隸也春秋時因公卿不敢介地大國以求厚焉承奉也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宜矣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讞說范文子而以魯伯作晉大夫爲忠及陪葬非爲季出而棄之以報郤犨曰吾命無私不受郤犨謀國色請至利害家不貳謂四日不食圖其身不忘其君先君而後身若虛其以監本焉

謂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徵平。季孫冬十月出。叔孫
猶如而盟之。僕如奔齊。晉太史共與叔孫婼爲戒。兄聲避名。
惟行父以九月歸故。僕如以十月奔齊。而置之茲邱。則
猶如方棄意季。孟可除。何故。迹爽其義。或以左爲正也。十七

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公宜脩身齊來威化其母鄰聲而
及其弟可乎？公不忌杜訛。非疑。附公宜脩身齊來威化其母鄰聲而
及其弟可乎？氏曰：「儻如免而偃刺焉。」參刑之族也。
孫豹平齊而立之。此年七月聲伯使駒胡道于晉。聞魯人將
討。猶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名之。故襄二年納始
見輕。薄于此。因言其咎。

負芻獄君。待以反國。魯卿無罪。乃舉執辱。比事以觀。經罪
晉人之義。見矣。僕如譖語。字字鑿空。聲伯鳴破。僕如止用
一情字。使人自會。猗嗟之詩。不堪爲人可誦也。辭邑一節。
尤介郤犨內愧。倚力表聲。泊見此番。轉危爲安。皆其力也。

山僑如而盟之。共定其罪。斯時文子怨穆姜而及偃成公。拱手聽於權臣。魯弱而季益強。

齊孟子

齊孟公母宋女

通僑如使立於高國之間

位比

卿僑如曰

不

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傳亦然言僑如之伎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與單襄公語。嘆稱其伐。功數數自伐云。其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孔疏此時功列上變佐之郤籍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荀而求掩。替佐之郤擊將新軍。郤至佐之。是位在七人之下。樂書將中其上稱已之伐。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掩上功。忠爲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也不見細微也。將懷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陳傳言。郤至所以見殺。

鄖陵之役。已爲樂書所忌。惟絕口不言功。語語推功主辭。

庶幾銷其猜憲據周語欲求晉國之政是直掩襲晉而
其位單襄公所謂兵在其頸者此也郤至粗知君臣大義
而以驕汰死此傳所以深惜之也

經

幻

十

有

七

年

春

衛

北宮括

帥師侵鄭

社

魏

荀

成

心

夏

公會

周

使

二卿

會

之

晉

爲

尹

子

單

子

晉

侯

齊

侯

宋

公

衛

侯

曹

伯

邾

人

伐

鄭

將

伐

冬

公會

單

子

晉

侯

宋

公

衛

侯

曹

伯

邾

人

伐

鄭

將

伐

冬

公會

單

子

晉

侯

宋

公

衛

申

公

孫

娶

齊

人

卒

于

狸

服

地

閼

劉

傳

杜

云

十一

月

無

王

申

此

王

申

公

孫

娶

齊

人

卒

于

狸

服

地

閼

劉

傳

杜

云

十一

月

無

王

申

此

王

死可斬也。叔以爲凶。
辭白哉。成之又反。

既勝楚。又欲服鄭。且合天子。二卿士伐之。不知內治不脩。
羣小用事。而禍已在簷牆之間也。歿死者。欲晉君臣聞之。
而知惕耳。事權不屬坐規。不忍恤以一死謝君父。晉有文
子。魯有叔孫昭子。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感之覩也。賦關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逼強。

長楚

齊慶克慶封父。通于招孟子。與婦人乘衣亦爲婦人服。乘輦而入于閭。志門疏云。櫟宮云。宮中飽牽。鮑叔牙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人。所以怪之。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因乎相藍公以會。會伐高鮑處守。

政奪人豈
能洗其心
國子可謂不
知人

索客竟在逐
廢克而克卽
以其閉門爲

高無咎。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既入高鮑閉門。
鮑逐。菟裘人。索所百反。孟子曰。公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頃公國子知之。秋七月。葬共叔申于高氏。

子國子知之。秋七月，子國子立公子角為太子。高弱子無咎以盧邑叛。

齊人來名鮑國而立之。國奉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句其俱反。施氏之宰有百室之

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

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執大馬而不在自爲之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

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敵其根言
雙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此爲齊高無咎出奔。停却隱。歸咎國武子。是時齊靈年
非幼矣。國武爲政。開悟主心。豈不懷中善之私。去慶克一

鮑國交句須
而受宰幕文
國試而被刑
固得以承其
宗耄不能術
其足兩兩相
形不是特國
正是明考之
不知

史之力耳。乃還召責之。遂使夫人與君與我爲讎。是鮑莊之則無咎。之奔高弱之叛皆國子詭之威也。傳引聖言譏鮑莊不知攻人陰事。必度其人而後言之。若國武子者不能除好適。以賈禍。責鮑莊深責國武也。

冬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不書圍畏楚教。

晉伐鄭者三。皆以王命行之。猶知尊王捍楚之大義也。故晉書伐楚不書救。

憤憤逃難寫
濟漢至

初聲伯夢涉洹。按水名今河南林縣西北林或與已。瓊瑰食之。琅玉也。鬼珠也。食珠五有含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淚下化滿其懷。古圓坂含戶。暗坂從而歌之。日濟河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

吾懷乎。從就也。夢。中爲此歌懼。不敢占也。還自鄭王申至于穉脈。加之
反擊市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猶多也。而從余
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真音暮

聲伯有功于魯。乃公與季孫歸而聲伯道卒。魯人之所爲。
致憾于天。喪善人也。故誌之特詳。杜以爲戒。人數占夢。陋
矣。

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討高國。佐從。諸
侯固。鄭以難。請而歸。請於諸侯。遂如廬。師殺慶克。疾克。達以數叛。
齊侯與之盟於徐。開而復之。往傳見所。以不告報。十二月。廬降。使國
勝子。固名。告難於晉。待命于滑。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督其子于外。爲明年殺國佐。

慶克雖不容誅而佐擅殺之則非也以殺叛更非也靈胥

已甚而聲孟之怨倍深徐閼之盟其可恃乎

晉厲公侈多外嬖往與嬖反自鄖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左右終如士胥蓋以晉克之廢也怨郤氏舊晉克之子宜从

而嬖於厲公郤鍇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

荀大夫爲晉侯之由嬖爭田執而桔之也桔械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轍鬻之既嫡亦

三嬖郤鍇嬖於厲公樂胥怨郤至言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鄖

楚有大間以取勝也郤至使楚公子戎告公曰此職也郤至實

名寡君郤至書使楚故當至各楚君以東師之未至也齊

衛之與軍帥之不異也自此必敗荀躉佐下軍居安荀躉吾

師將新立乞師故言不具吾

因奉孫周以事君按孫周晉襄公曾孫惠伯公告廟書曰

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

謂郢陵戰時楚君予問郤至以兵

盍當試也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於周樂書使孫周見之公使

覘同之信遂怨郤至屬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

殺傳言屬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婦人而後殺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奄孟

佐林解田獵之禮尊者先殺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奄孟

將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郤歎余至奪孟張豕屬公

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微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公室敵多

怨有庸計多怨者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锜欲攻公曰雖死君

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

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

官俱死無用

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林解言不我之有罪吾死後矣

君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

言不得

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

此樂書典故
卷之三
郤至受烹錄

郤至

寫鄉正大義
山佩反對乘

一路同謀忽
被剪髮

是。宋聚黨有黨而爭命。命死罪執之焉。無反心者至。王告晉。晉
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大百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晉
滅越人助之。抽戈結祚。隙而爲訟者。皆二人物訟曲直於郤
氏三郤將謀於榭。講武矯以戈殺駒伯。矯苦成叔。葬於其位。
所坐溫季曰逃咸也。遂趨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爲晉。
故曰咸言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廟。子胥嘗以
甲刲藥書中行僵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
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與僵臣。開亂在外。
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德。御軌以刑。刑。治。不施而殺。殺
不施。傳子三不可謂德。臣僵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郤而逮殺之。不可謂德。臣僵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
軌立至。臣請行去。遂出奔狄。公使辟子二子。辟。謝。晉。曰。寡人

國公一路
事不勝言
令人難堪

有討於郤氏。郤氏旣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初而執之故云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鄉公遊于匠麗氏樊大夫家

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不名韓厥韓厥辭曰

昔吾畜養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遠也兵往韓厥少爲趙盾所

曾將討趙氏而歿去其兵無所助孟姬亂在八年按去兵謂不持刃共討也

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口主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按厥之

生無異見厥句皆城台岱一歲諸大夫時已生無異見厥句皆城黨而與聞乎故也

此叙殺三郤及弑屬之由以樂書爲主書之怨郤至及公在郿陵之捷三郤肆橫勢出書上而至才遠過于書皆書所深忌也公欲去遷大夫立左右書偃弑君已決於此而

人不測忽然執君令

二字閉門生

羣嬖尤惡三郤。晉因結羣嬖圍之。三郤去。則羣嬖與公在其掌握。此晉之本謀也。先使公子茂誣郤至而已。從旁證之。又使公自覘之。茂之言適于公。羣嬖遠之也。往覘之。羣嬖覘之也。而三郤危矣。胥童長魚革知晉偃亦怨三郤。力爲晉除之。因而并除晉偃。此胥童等之本謀也。然晉偃之謀胥童等已了。然而胥童之并謀晉偃者。晉偃不及知也。及三郤既尸。羣嬖以甲刲晉偃于朝。迅雷不及掩耳。二子自分必死。而公乃去不忍。則人將忍君矣。獨是郤至之才。出奔他國。皆可得志。而從容就義。守信待命。觀其正色。以拒郤。錮君臣之義。槩若冰霜。傳極爲郤至出色。正深惡。樂書。韓厥士。何疾。視君死。舉首更無明大義者。如郤至不

死必能討賊此樂書之所以必去三郤也

舒庸東夷人以楚師之敗也。道與人圍巢伐鴛。圍墮鹿。墮鳩。楚四邑按今俱、不、設、備。楚公子棄師襲舒庸滅之。高抑崇曰：楚既挫敗而餘烈猶足以滅國。使得志於鄢陵。則毒被華夏。可勝言哉。厲公有宏才而無令德。是以威震於外。而亂生於內。其身雖不終功。亦足錄也。

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切已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按晉以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告補。连胥童不以兩下相殺。書者書怪當國以西討吉耳。

童以甲劫晉。偃故以怨殺之。若夷羊五滴沸。越六七人。書素與謀者不然。何待悼公之逐哉。

經

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荀偃

傳在荀偃經

○
童在令春從告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按晉人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爲悼公

○齊殺其大夫國佐

子也

國武

○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宋邑按今江南徐州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閭

築墻爲鹿苑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匄來乞師○匄十有二月仲

音房○地闢原也○姓氏有衛

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村

書齊崔杼者何齊納以爲大夫也而○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樂喜申行偃使檮滑○臣偃晉○弑

屬公猶傳弑君者當國赴不葬之○大夫

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晚云周禮大行人上公葬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謂坐時副貳之車也其送葬亦當

杜詩若立新
君兩兩相形
非但詠書體
并以實博公

廢立之

曹葬厲公之故使荀首士歛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

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

非天乎言有抑人之水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

三子用我今印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

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呂翫晉自重之秋權下移列得厲

武惠公相反惠公略中大夫惟恐不得入悼公先與要約而

之後皆入天下事復是初做得是若太阿針轉如何得伯業之

吳庚午盟而入夷謂太師也辛巳朝子

武宮幽王始還不臣者七人夷羊五周子有兄而無憲不能

辨裁夢故不可立蓋太宜也豆夢殊形易別故以爲

自古無有執其君至三月而後弑者賴請熊蹯商臣不許

忠外牧也遷延不遑大夫國人無一張天討其可哀已

蓋。周公樹道。必先憑緝其民。襄十四年。士鞅告秦伯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恩名公焉。是以屠同列執君父。惟其快爲然。越二世而樂郊同爲皂隸。豈非天道哉。十四齡周子逝于渭原。英鋒奕奕。過子漢昭。曰豈非天乎。示書。誓不得傷姻戚功。又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禱。見天命天討。已不得私使不臣者氣奪。朝子武宮。將厲公時所云壁大戎者。盡驅出境。雖晉偃終免奔鉞之誅。而下車先誠賊臣之魄。未以周子兄不懲結正爲一天。字作誕。言興晉非偶然也。或曰。悼公何不取晉偃誅之。其後卒用荀偃。安得有一此力量。只做到八分已足稱也。

齊爲慶氏之難。莊能前年因故甲申晦。採解故字齊倪使士。當臘上旬。故甲申晦。當臘上旬。

云齊有隙
而猶存高倫
也而尊其
出之不則固
位被收無咎
勿寧則且通
虞兎死喪
剝反復以得
政其右經人
者是益非魯
杞平憲秋而
魯國裕大壞

華危大夫以戈殺國佐於內宮。夫人之朝。孔疏。士。官也。官掌刑政。故使殺國佐。蓋齊侯名入師。逃於夫人之宮。狀兵內官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弑解棄會伐無事。殺以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因佐子前年國弱勝。來奔王。秋。國佐。奔。萊。廢封爲大夫。廢佐爲司寇。庶克子旣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子。曰。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逞。吉於亂國。是以見殺。

國子不能誅亂而父子俱殉。謀之不臧可爲浩歎禮也。二字幸之也。燭之也。三罪國子信有之聖人原國子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於廟。

疏云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縫康成云謂卿大夫之子公之子皆不以喪服

周云博公所
以初嫁者能用
人前十三事
是急務
謂之整車

相是文公元年有懶時之規法富服斬刑悼公不能葬行服當在討賊之後博公不諱無服也夫義帝異姓漢王親爲發喪而况入承其統禮當爲其後乎施舍公不能討賊故榮乎未有聞焉始命百官始爲施舍已實恩惠舍勞役逮踰寡微止過責遠廢帶起舊匡乏困赦災患救也禁淫膳薄賦飲肴也罪戾節也器用時用民以時欲無犯時私使魏卿士會魏頤趙武子趙朔爲卿此四人皆有勞于晉國子荀會樂驥韓無忌子貞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武子之法子武子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薦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爲氏太傅爲景公弁糾樂御戎校正主馬屬焉使訓諸御知義云諸御謂諸御人時使使云如國有子乘有一右皆令此官訓之

太傅司空是
在朝者或右
以下是在置
者與不三句
而有朝節不
二句頂在軍
且莫濟處

又云一鵠而
弱爲來是開
利氣聚所以
復弱爲來是
中興氣聚

朱子曰晉悼公是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

有◦競◦競◦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悼◦公◦便◦撤◦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爲◦一◦新◦問◦勝◦桓◦文◦否◦曰◦僅◦勝◦但◦桓◦文◦是◦自◦己◦做◦起◦來◦悼◦公◦是◦現◦成◦基◦地◦某◦櫛◦謂◦晉◦悼◦公◦字◦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一◦做◦便◦成◦

悼◦公◦新◦政◦先◦命◦百◦官◦而◦於◦命◦官◦之◦中◦卽◦寓◦訓◦民◦之◦令◦始◦命◦百◦官◦包◦羅◦全◦篇◦下◦十二◦句◦皆◦百◦官◦頒◦發◦之◦政◦也◦下◦八◦使◦字◦卽◦上◦一◦命◦字◦也◦命◦一◦官◦責◦以◦一◦官◦之◦政◦官◦舉◦政◦脩◦民◦無◦謗◦言◦復◦羈◦之◦基◦在◦此◦晉◦厲◦執◦負◦芻◦而◦歸◦京◦師◦三◦伐◦鄭◦而◦請◦王◦命◦頤◦知◦尊◦王◦者◦也◦若◦其◦功◦烈◦則◦自◦敗◦交◦剛◦而◦狹◦服◦戰◦鄖◦陵◦而◦楚◦替◦曾◦越◦離◦而◦吳◦通◦非◦碌◦碌◦矣◦乃◦以◦侈◦汰◦殞◦身◦予◦以◦

惡謚而悼公。漫無設施。魏相士筋輩。俱以先人之功任用。而曾不爲故君一叙其勤勞。夫豈大公至正之心哉。如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朝嗣君也。

宋城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郊。

宋城。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郏。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郊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邵取幽邱同伐彭城朝如城卽幽納宋魚邱皆宋邑五子以十五年出奔以三百乘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楚獨書魚石爲帥告凡去其國國逆而立成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

謂本無位。復其位曰復歸。亦曰歸。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

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

楚共納宋叛臣于宋。塞吳晉交遁之路。使吳患不作專事。北方。此其志豈少焉者哉。鉏吾謂毒諸侯而懼吳晉爲天下患。非徒宋之憂也。可謂洞燭楚人之情矣。未又進一層。

卽爲宋憂晉必忙我亦無足患也可謂深知悼公之心矣

傳蓋發明經書復入之義故斥楚惡者甚詳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拜謝

公朝君子謂晉於是乎

有禮有禮讓

壁壘一攝而
小國竊附

語其德政

杞伯於

是驟朝於晉而請爲昏爲平公不徵乘張本疏云時載驟駁岐娶疾行之名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言所以不克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固晉不時也非土功唯方解晉楚爭衡勞役日踰重臣

據國丹幽名辱而自娛于苑囿可期失其

心本

鹿固未成也
卓實爲可爲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在路寢得吉薨之道

與先齡城謀
之競相奪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子是樂喜卒韓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勤恤成弱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地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宋楚師還畏晉

地楚師還
強也

晉士紝來乞將救朱季文子問叔宣子對曰伐鄭之役知伯苟賈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士動彘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仲武之仲言

十二月孟懿子會於廬杼謀救宋也宋人辭諸

固彭城不敢煩諸侯故包請其孟懿子請于諸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葬于路寢五月而安靜世適示開故

讀左補義卷二十四

四明 婁炳璋 輯

男

壠

襄公一作荀。魯世家名午，成公之子。定叔所生，以

十四年卽位。諱法同事有功，曰襄。

經

己

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在莊公六年。於是年夏。仲孫蔑會晉樂歛

○仲孫蔑會晉樂歛

宋華元衛寧殖曹人舊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

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鄖

鄭地。書次兵不加鄭。○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

次榆以待晉師。○辛酉九月十五日。太

王崩

子泄心立。是爲靈王。○邾子來朝○多衛侯悅公孫

剽來聘。剽黑背子○○晉侯使荀鑒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

只發明經一
易安字作三居

謂之禪聖
二十一
襄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楊氏曰禮諸侯爲天子斬衰天子以九月崩當月卽邾子來朝冬初卽晉衛來聘知許未至猶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五月弑叔未至魯故季札以六月至晉仍行聘事亦此類也

故日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者繫之宋按望溪謂上無伐某曰之次安得不言矣彭城以南乃誤升也晉師虜師滅夏賈不繫以諸君固貞衛石曼多圍成不繫以南其上雖無伐號或尚之文況其北城已非宋可知史本無宋字而夫子增之於是爲宋討無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登成也不與其事也謂之成也謂之成也

彭城降晉諸侯來見後二十六年五年
傳邑不言降與之降也後世改歸於快大夫
卿鄭小國異夫無石向爲人鱗朱肉帶魚膚發體所以抑強夷而黜叛臣也憲撃取而不食怒而不烹卽晉地按今在山西垣曲縣東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太子爲質於晉補述傳爲三

此晉悼公第一功也。五大夫據彭城。吳晉之路絕。而晉勢孤。且以窺宋。而東諸侯之國危。蓋楚已取彭城而有之。故以封魚石。謂楚未有之者非也。悼公合諸侯。彭城降。五大夫執拒楚。固宋。逼吳。伐楚。而楚終不振。功豈尋常哉。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洧水名。按今在河南西華縣境。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鄭。以待晉師。齊侯。曹叔姬陳仲子。皆言諸侯晉師所以不書。會晉師於是孟懿子自鄙先歸。陳不與侵陳楚。故不書。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援。厥授陳傳。傳曰。君以不書。二君以不書。二君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按二縣今俱在江南徐州境。鄭子然侵宋。取大邱。今河南永城縣北。有大邱集。

楚納叛人而鄭爲之鷹犬。諸姬之恥也。不聲其罪。無貴賤。

主矣。乃二將帥師敗徒兵於洧上。而諸侯次節以爲之援。又移師侵楚。焦夷及陳。而晉衛次戚以爲之援。先儒以其不盡人之力爲有制之師。吾以爲示兵力之有餘而不取。必於鄭之服無欲遠之心。尤足嘉也。

九月。邾子宋朝禮也。邾宣公。以玄闋。猶過也。禮以玄闋。因家利民。人爲大者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

晉伯南與。列國有邦交之禮。講信脩睦。藹然可觀。葉氏引周官以詆之。亦未考。當日時勢耳。

經庚寅。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莊解五月而葬。適從告。○。鄭師伐宋。書伐。鄭公纳。成母也。○。六月庚辰。鄭伯驘卒成。

公卒子僖公死
立。喻古國反。

○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

會晉荀盈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誰也三月而葬遠。○叔孫豹如宋豹子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

會晉荀榮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通。○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元年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彭城故

齊侯伐蔡。蔡人使正輿子賂以沙衛齊妻以索馬牛皆百匹。宋能攝好者。齊卽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盡法宋所自反。

不相見

諸侯其行。

軍國重事以奄豎受賂而還者齊靈寶始之。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捍美櫈持之以自爲櫈也。與頌琴琴者。不

注云縣以馬牛泉同其見于書

以不哲爲文
文子見理不明故以私德
擅大義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嫁娶始者也。虧姑以成婦道，莫大焉。穆姜成公母，詩大雅曰：「其惟哲知人告之詔。」言順德之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為不苦矣。言也。公嫡母，故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且姜氏君之妣也。日君之妣，詩周頌蒸也。異與也。偕往也有故，事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

是
妣
不
徵

東邊葬至營
送葬也亦葬
公之為監也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送葬人越禮也。非禮名，葉子。孔疏：送諸姜宗，嫁者葉子，不會故晏。易城東陽以適之。爲六平滅蔡傳：按今山東臨朐縣南東陽陽城。

鄭成公疾。子駟請。恩所於晉。欲辟楚設
策矢於其目。謂郢陵武子。非吳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謂郢陵武子。非吳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不明大義猶
微私恩比齊
李晉高
出

與言。豈其誰暖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論
於子罕當國。攝君子駟爲政。爲正卿。庶云子駟爲政已
鄭聞子晉楚國家多難。成公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
鄭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要其速從中。非伐喪也。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道先
官命猶言公命。扶

公羊傳無失官命。

鄭成以集矢之恩。至死不回。故晉厲三伐從楚如故。此悼
公所以不急於得鄭也。然新君卽位而朝楚。則楚交益固。
師入其境。不以伐而以侵。過示以服我而已。

會子城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王氏源曰。悼公力不足。
以討晉。假然彭城之後。凡會盟。皆用韓厥。荀士助。士匵。而驪姬不與。此諱子操柄。而得駁議。謂
之勇之道也。衛孫林父。哺諸。而駔舉國事。所以卒聽。退。謂
之。謀。亦叔孫。孟懿子。子。曰。請城虎牢。以逼鄭。沈宋。舊鄭邑。知武子。曰。善。

虎牢之城。日
五獻子。發之。
謀。亦叔孫。孟
懿子。子。曰。請

故歸齊之
虎牢之策
計也

鄧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樹柳
之言。獻子以勝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寡君之憂。
告知武子。勝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之屬寡君之憂。
不唯鄭。齊叛。豈將復於寡君而誦於齊。以城事自晉君而
得詩而告吾子之功也。辱請謂齊人。齊人。若不得詩。事將
在齊。將伐吾子之誦。諸侯之禍也。服鄭惠叔伐豈。惟寡君賴
之。
冉有。荀瑩。能用善謀。

「我杼意不服晉。而勝薛小邾皆不至。則失齊。何以服鄭。更
何以制楚也。蓋隙以招齊者。屬之獻子。」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勝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
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乃成。如孟獻
子之謀。

孟獻子
治於三周
之師

方望溪曰先儒謂虎牢不繫鄉賓鄭不能守險非也城本
邱縣陵皆不繫國職方具在書某地則即爲某國也若
城鄉虎牢則似鄭已暇而諸侯爲之城以備楚矣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偏辭其微勢所以致國討之文陳傳傳見楚昭公子申

申賈齊壬夫爲政故不戴丁管

賊史伏法以微有位，是以終強也。

經 鄭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與按與楚爭領自此始○公如晉夏四月王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樞孔注近城之地庄譜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舞澤周靈王新卽位使王宮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禮謁越上與

王臣要言大與之道也。兩說互異。按王雖有命晉自當辭處。楚功也。王臣亂焉罪也。休醒雖澤衛地。按今直隸廣平府東北陳侯使乾倫如會。陳侯楚政而來屬晉本非。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倫盟。諸侯既盟袁倫乃至故使大夫。則在雍溝之諸侯也。殊袁倫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置袁倫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罊帥師伐許。

二年春楚子重伐吳。杜解之師克鳩茲。吳邑。按今江蘇省湖縣東有鳩茲山。古時有城垣。不外與根。中間有水。水出西山。故曰鳩茲。帥軍三萬被練練甲三千。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按子重自在廬茲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墮唐與伐楚自此至。敗駕駕良邑也。鄖廩亦楚之良邑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

人以告
一月更遷四

累

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憲故成心疾。終奉私之世。是

無一日安枕者。以吳钩其東也。與楚

相攻中國

之禍也。

既飲至承克鳩茲來越三日而獲廖取駕之報至飲至之

時正喪師失將之日覺賀者在室助者在門

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樗。公卽位而仰高氏曰童子然不

朝同列坐。校行父屈君紹晉而已安坐于孟獻子相公

國可除也。晉悼勤于用禮。故不可以鈞忽之。孟獻子相公

稽首請侯事。天子之禮也。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與晉爭

霸。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諸侯

只天子在三字。試問秦楚之君能知此否。晉順楚逆。子是

而分然天子親踐祚。何以不稽首于天子之庭也。君臣之

何云仲子不
能字周公之
典以尊其君
而稽首于大
國又不能以
體拒大國之
威而謂稱節
造卿于塵途

義不明賢如二大夫俱未見及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多難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辭而難爲不協乃盟于形外小名匄因異

卷之三
此會悼公有三意。一是鄭已服，不可不會。鄭伯一會，是欲脩吳好，故待吳子。一是恐齊懲心，故會齊。士匄告齊，提出以某不勝已附晉齊矣。

論不憚曰。卿不愛也。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音解。又問焉。對曰。午矣。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繼之子。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

者極詠歎之。
致
孫叔敖曰後
世故中傷人
者則託之與
仇如處杞之
于朝齊公是
也欲盡私有
而託之與杞
如秦始之于
子房是也

赤佐之。各代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也。立其子不爲比與共偏也。不爲黨也。孔亟祁奚爲軍尉。羊舌驥也。商書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平正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史。一官而三物。事成能舉善也。大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小雅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能舉似已者也。

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純是大公爲國之心。可爲萬世法。以視文仲之抑拂下。真無能爲役。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僕如會求成。侵欲楚

晉侯使和紹父告於諸侯。告陳秋叔孫弱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和祖父告諸侯。使諸侯之大夫來會袁僖也。不以諸侯敵大夫。以大夫自爲盟。悼公處置得宜之至。而啖氏謂大夫強非也。喙自辰陵之盟。從楚者二十八年。皆孔寧儀行父之力。楚莊之狡謀退矣。至此放子來歸。或二寃已死。故陳

樂子從義歟

總之斬機其
有深心以示
而禮以教德
也足以獎抑
使公之謂要

晉侯之弟揚子亂行於曲梁行陳、魏絳戮其僕御也。疏云以次亂行是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公諸侯以爲榮也。揚子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晉侯終至魏絳授僕人御儀書將伏

周易卷之三
心正也張公之止知必敵也

劍。孔疏謂仰劍刃身。士紳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其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令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子。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斬于犧臣之罪。重於有不從。以怒有心。歸死於司寇。公跣足。輒反出。因寡人之旨。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惄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無死。督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孔疏謂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新軍設禮。食公世族。諸魏卿。魏絳。俱魏望之子。別爲令狐氏。頴長而庶。絳幼而適也。宮給初疾之如。張老爲中軍司馬。魏代。後乃委以心腹。見韓公天姿易爽。張老爲中軍司馬。魏代。士富利族。爲侯奄。代張士富。

晉侯甫十有七歲。其弟更少。偶一亂行。僕卽見戮。魏絳執法如山。真司馬也。僕人之書。甫上公卽謝過不遑。君臣兵有一段。斷精圖治之意。羊舌赤絕口不諫。而寫出神絳全身。正善子諫者。可謂不負祁大夫之舉。絳不知公將殺已。故云歸死於司寇。絳至而聞將殺之命。故將伏劍。公聞終將死。故跣而出也。國之先務。莫如刑賞。得祁奚而無不舉之。善得魏絳而無或爽之。刑兩篇並列。正霸主之基。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許爲鄭所迫。其削滅甚。未聞中國諸侯之卹。其患也。賴楚之力。遷國以存。留近楚地。朝事晉。多滅于楚矣。悼公明主。

知禮老臣自當置許于度外。興大衆伐之。雖曰背正卽僞。此爲有名然。君子惡其不仁。

經

王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子哀公弱立夏叔孫豹如

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在陳成公妾襄公母杞姓○葬陳成公

經塋陳成歸而率中夏諸侯

魯葬賢于鄭成遠矣○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按今河南新蔡縣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楚命滅少明大義者

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

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爲下陳

國頓傳

戰國之拒秦其大勢在韓魏春秋之拒楚其大勢在陳蔡

晉人但知爭鄭而不加意于陳蔡猶爭堂奧而不爭門戶也使楚師得長驅中原者鄭爲之得長驅入鄭者陳蔡爲之乃陳侯歸順而韓獻子以爲時未可爲其引文王事猶更覺不倫哉武仲以爲小國必有咎夫以悼公之世楚人所謂事之而後可者而不抗楚服陳更待何時傳曰陳無禮言侵陳之故爲其無禮非云歸晉爲無禮也楚聞喪而止有古人之風焉

王或寢曰失
過之愆已端
徇是矣然晉
等是也故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程解武子晉侯享之金奏肆夏
碑在元年之三不拜肆夏曲音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日肆夏一名
名渠蓋擊鐘三日詔夏一名通夏四日納夏一名渠蓋擊鐘

不^是暮之^里
三^事亦之詳
百^五所計之
之^以所以掩
其^而所^見也
若^也所^令因
宜^如此

而奏此工樂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之三。大雅之歌鹿鳴
三吸曲小雅之首鹿鳴。韓獻子使行人子貞通使之官。音云問
之三三拜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貞通使之官。音云問
馬云兩番不拜又始拜又始拜武故套犯然三年出意外
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爲也之以樂以辱吾子。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
享元儀也使臣弗敢與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牧是州長也。周禮大宗
伯是二伯俱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也鹿鳴君
諸侯之長也。周云此與窮武歎詩不同以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四牡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曾君。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誥于
周忠信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容問善道。容親爲詢。問親戚容禮
周爲周度。問禮。咨事爲諫。問政。咨難爲謀。問患。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亦非于舊文。于舊文。于舊文。

周云時雅詩
人以少魯為祖
故名叫做
君子必居
魯而正樂亦
左慈樂易成
也

當時諸侯皆不知有天王。故提出天子見天子禮樂。非諸侯所得干。當時大夫並不知有諸侯。故提出兩君相見。見一諸侯禮樂。非大夫所得僭。此等文有世道人心之係。故傳存寡武子穆叔兩篇。雖衰世魯衛之賢大夫。猶有能知大禮辨雅樂者。

三項平重蓋
不以小君禮
葬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晚過崩又不反哭按啖叔佐疑定夫人稱定姒此當從公羊作定弋鋪注定夫人直從夫諱此乃妾母諱定不嫌相同疏云親身之棺初死卽當有之特葬以賓過廟非病匠慶魯大謂尸于廟中也葬故日中反虞于正第謂之反哭匠慶匠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葬則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爲不成而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爲定姒東門之外匠慶請木作櫬季附六酒於蒲圃舊圃名樹自爲櫬

諸木卯文字
也許之見其

孫曰。畧不以道。取爲畧。匠慶用蒲圍之櫬。季孫不御。止也。傳言遂得

文官越至理所在。雖微未之臣所守。既正貴不能屈。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

及也。其是之謂乎。

晏蕡之法
自及雖考指
川樞而所降
苦廣

成風敬羸獨非妾母乎。僖宣二公尊之過于夫人。宣公之世。季文子未嘗一言正其失。今于定姒。怒正妾母之分。以襄公之幼。不知尊其母也。無憮不豫備也。畧杜註。不以道取。猶言不論誰氏之木。皆用之。匠慶因其言。遂用季氏之木。通篇以不成喪爲主。多行無禮。足盡行父一生。此時行父執政。匠慶乃能直言責之。子前權術制之。于後可謂守正。不阿以觀。仲叔昭伯之欲善季氏。相去遠矣。經書葬我小君定姒。則以匠慶之言成喪矣。乃知首數語。文子初

識如此。君長誰受其咎。以利害動之。故言易入而用橫所
以不御亦在此。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晉侯享公。公請屬部。小國也。欲得
句叔與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察君之
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職發之命。節無賦于司馬。

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闊而爲罪。問
也。察君是以願借助焉。借節以晉侯許之。世子承如晉傳。爲明年叔孫豹。卽
周衰。諸侯無貢賦。入周。齊桓霸。霸官受方物。晉霸與諸侯輪賦于霸主。而因以貢于周。無賦于司馬者。以節微不取之。而魯欲屬節。則附庸也。又不聞于天子。晉魯均失之。
晉人之負荆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問句

說者謂陳人圍頓以怒楚非也。楚人挑釁以爲兵端。圍頓伐不圍頓亦伐也。陳人之圍頓恃晉也而不知晉臣已立志棄陳矣。春秋小國之困類如此。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杜解孟樂其使臣無終山戎國名按今直隸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

因魏莊子終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

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

書有之

我德則睦否則搆貳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怪其言

也。諸事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

書有之

曰有窮國名按今后羿有

夷山縣境后羿音之號君也

公曰后羿何如不次故

問怪其言

也。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問怪其言

夏政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微弱仲康卒

問怪其言

是中興可來矣出

問怪其言

言伐或之密
已掘定隙不可
是中文林

提筆也

身
來
賢
故
民
往
而
亡
其

縣東有特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原野棄武羅伯組城。熊髡龍園之賢臣。四子皆羿。而用寒浞。寒浞伯明后。寒浞之國。伯明其君名。按寒國今山東濰縣東北。浞仕角反。伯明后寒棄之。孔疏伯明君此之時棄不收采。夷羿收之。夷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於內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於田。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也。樹立外內咸服。信浞羿猶不悛。改也。七全反。將歸自田。羿殺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疏云。家衆羿之家也。人反羿從浞。孟子云。逃宋。亨普彭祖門。殺之於國門。奔有鬲氏。國名。按今山東平縣東山反。出奔浞。因羿室。其妃妾生澆及豶。恃其譏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𬩽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按斟灌今山東壽光縣東北。

叶虞以訛
已言非妄

衛季今青州府濰縣西南。處澆於過處墮於戈。過戈皆國名。
澆五弒反。盜許器反。古禾反。過廢自立。有鬲氏收二國之爐。遺民疏云。燒燭以滅澆。
而立少康之子。夏后相。少康滅澆於過。后杼子少康滅墮於戈。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正此承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
立其弟仲康。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哀元年傳。禹廢太康而
過澆殺斟灌以滅后相。相依斟灌。故滅澆之是相立爲天子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有
乃出依斟灌則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政。有
康紹生杼。及寒浞殺羿。生澆。澆長始用師。城相。尚未滅澆。與羿並稱王也。傳言羿代夏政。有
不言羿。浞子相立。又長始能稱王。據此傳。夏亂極矣。計太康失國。及少康少
命百官。殺王。使百官各爲。是馬遷之跡也。背周辛甲。武王之爲太史也。仲康。少康。少
迹盡爲九州。經啓九道。州之道。民有壤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處德用不擾。大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孔疏。史記於夏冒黃於殷。諸王皆稱帝冒地。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應。壯言但不可重數也。用不厭於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虜人。告僕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聚。居賓貨易也。土可賈焉。一也。國語云。與之貨而易其土。謂土產也。狃也。其野穠人成功。二也。狃。猶曰。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壤。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爲鑒戒。按所用者皆德皮之人。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縛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陳失諸侯。悼公以和戎而復伯。以

前西突厥是用
九姓突厥
匈奴法
忠韓和戎正

此方真爲
庸所不取
云諸侯感懷

前後是和戎論中大段似諫獵書不知引羿浞正爲不恤
民力諸華叛之者作一樣子諫獵只帶言之通篇皆一意
也。民字一篇樞紐微特好戰所以殘民卽好田亦以擾民
總在師徒不勤德用不擾愛惜民力然後可以救陳服楚
而威行中夏。首段言和戎則全力注於陳而鄭自服斯時
執政爲韓厥年已遲暮立意棄陳絳因論和戎而極言陳
棄則詣華必叛是後此得鄭之難已若洞見蓋鄭在必爭
諸臣皆知之而服陳卽所以得鄭諸臣不知也中段極言
淫獵之害引羿浞愚弄其民總歸到失人人賢人也斯時
苟偃元凶猶居卿位范勾樂廢與參軍國朝局尙不可知
故處處以棄賢罔民任用小人夾寫而悼公卒用偃誤國

則後此敗闕。又若洞見公直以和戎爲利。則好田一層已。
心警矣。末段極言和戎五利。將上息民服陳。得鄭用賢諫。
獵點滴歸結。君其圖之。言要在君心。獨斷不可爲浮議所
惑也。傳以使盟。戎脩民事。田以時並收。而不提起陳者。以
悼公不能盡納其言。卒至棄陳也。緣係後進。難以強諫。豈
非晉之失策哉。何義門曰。晉方有事中原。而無終遠在
東北。若用師焉。楚爭陳鄉。鞭長莫及也。故姑事羈靡。蓋一
時之權計。而後王巽懦。乃用爲口實。何哉。况戎先納賂。以
誦和。亦與屈中國以事外夷者異矣。齊桓之伐戎。在召
陵之後。晉襄之伐狄。在城濮之後。蓋春秋之世。楚爲大患。
故不以戎狄爲先務也。晉朝之盛也。併力與楚爭。楚弱而

晉霸振及其衰也。舍楚而專事戎狄，是置腹心之毒而齎
疥是亟也。可謂知類乎？魏、烽、扼定服陳威楚而主于和戎。
使兵力有餘，此三駕之所托始也。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滅紂。武仲恨發反，救鄫，侵邾。邾屬魯，敗于狐駘。邾地，按今山東滕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麻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墨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而比倒瓜反結。’音計本或作簪。如兄叔氏之惡逃狗也。如周六一人狐裘而獻副髢矣。

於邾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紂，字小。
只逆喪者皆髽一句，而母哭其子。婦哭其夫者，通國也。寫
敗况極慘。

傳子思一謂
華侏碭一通而
元武仲通
人而目于臧
如兄叔氏之
惡逃狗也如
周六一人狐
裘而獻副髢
矣

經

癸卯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杜無發，子產父。

叔孫豹節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闢接阮勝之南兗州記云盱眙本吳善道地今爲江南盱眙縣。○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以貪告。○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不復殊異者公至自會吳來會于戚。○冬

戊陳諸侯受令十歲各遷。○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杜解公在晉既聽屬鄙聞其見伐遙台城北出故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王使王叔陳生周卿士想戎於晉戎陵越周室故告廟於盟主。○晉人執之士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恭使之義故晉執之陳說似釋經。○

何義門以爲
吾亦知其說

王之聰明以

不書晉執且爲十

二戎訛入

年王叔出奔起

止理或然也

伍陳生却非
致可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鄭僖公初卽位

穆叔覲郤大子于晉以成屬郤書曰叔孫豹郤大子巫如晉

言比諸魯大夫也

于節爲替于魯爲驕晉不請命于王而聽從之皆非禮也

吳子使壽越

吳夫大如晉辭不會于難澤之故三年會難澤吳

且請聽諸侯之好

更請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晉衛先會吳

且告會期

以其道遠故使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子善道

子之咎周云晉恐吳又不至雖對諸侯故使荀衛先會了寧如再失信則

告受晉命而行經

答謀出于晉也

秋大雩旱也

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

日旱也雩而禳雨故晉雩而不書旱

故晉雩而不書旱

卷之五

五

七

解
汪云先斷後

楚人討治也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

殺其大夫公子王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子辛之貪雖足

用刑爲失其節以取死然共王也詩曰周道挺挺正直也我心惄惄胡察也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近講謀也言謀事不巳則無信而殺人也善富聚致賢人以定之

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也疏云書

謨大禹

子辛之貪殺之非妄而傳云楚共不刑者蓋伐宋而封無石背盟而敗郢陵失信諸侯陳人背之非盡由王夫也不能自責八年之中殺三卿以逞是昧其失信而專罪王夫非用刑之公也劉氏攻傅非也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

經筆說者知戌陳魯成之魯安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子威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遠之傳言鄫人所以見

鄫廢范句替
與鄫俱一氣
者文有遺誤

楚子襄爲令尹貞公子范宣子曰我喪陳矣陳人討滅而立子襄必改行改子辛而疾討陳疾急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公子貞而晉人憚逼說同室有闕被髮縷冠豈曰非吾事哉冬諸侯公及執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棣鄭地按今在河南陽武縣北陳子襄伐陳楚子襄伐陳卽合諸侯以救之固已灼見其故而韓戍陳及子襄伐陳

厥昏耄士匄失策云無陳而後可是明與魏終之言相忤也。不知霸者之勤諸侯非求自安也有陳非吾事將無鄭不更無事乎一言悞國者匄是也。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陪階西鄉宰臣匹夫反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忠於公室只相三君無私積也正與此相應

不謂忠乎孔神行父以女六年見經至今爲相三君也補述之情也行父殺逆立庶世尊國政傳舍大惡錄小長流俗如齊慶封遂以殺身烏能成其私積子陽反行父於魯罪大功小其罪皆黨逆專君之事其功則小廉曲謹之善說者遂謂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爲傳諛言非也支宣及襄之初傳每直書其惡豈至死諛之哉然則富子

周公自季孫宿始

經甲午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子孝公匄立。夏宋華弱來奔往解季孫。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減節。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

從告

傳成同盟故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君解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

桓公在位七十年而卒。葬于魯。請昏于晉悼。赴告會葬。重子諸侯。

宋華弱與樂晝少相狎。親長相優。調戲。又相謗也。子蕩華怒。以

弓棓華弱于朝。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棓平公見之。曰。司武司馬而棓

汪云便見不
惟知

亦逐子蕡
于君而逐之
豈有責人事
哉而已擅逐

於朝難以勝矣。荷訖勝字當讀平聲以遂逐之夏宋華弱來

爲不勝咷而逐之也

遂逐之

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蕡子蕡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按射門恨之也宋不幾日間汝亦

從我子罕善之如初補正傳氏曰子蕡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子賈季也

樂轡楷華弱于朝乃逐其見楷者赦其楷之者子罕所謂同罪異罰也子罕善之如初正與弱轡之凶終者相反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補注魯以往年屬鄫秋使聰命于會安鄫遂有貢賦於魯蓋魯人受其財賂杜

說

公穀謂立異姓以蒞祭祀故書滅胡氏本此作傳說者知其誤矣乃趙氏謂莒以兵破鄫而立其子方氏又謂鄫惑

於荀欲立其出後追於公義卒立世子巫故莒人憾而滅之皆未足據也按經書齊人滅遂秦人滅滑者多矣何獨子莒而疑之乎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平四年
狐駘戰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父爲始代
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王氏左遷詠爲夷病齊桓會

子淮以謀之親帥諸侯而城之諸侯懷焉晉若修桓之績而魯益閉鄫故於荀則

魯懲狐駘之敗不能庇鄫使鄫自輸賦于晉故戚之會鄫

人與焉則莒之滅鄫豈魯罪哉晉不正莒陵鄫之罪而乃以罪魯乎視荀林父之驅狄士立蔡侯而退殆不及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按持守禦之謀杜謂於鄭子固持夙沙衛之略非也

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

城東陽而

遂圍萊

子

圍

在五年二年
四月復託治
城因遂圍萊。甲寅埋之環城傳于塚。晏弱城東陽至五年
音附女墻也。埋士山也。周城
因傳及杞桓公卒之月

此年三月

乙未王湫

故齊人成十帥

師及

正與子

萊大夫

宋人軍齊師

按今山東卽墨縣南有甘棠社

齊師大敗之

收湫等

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

奔莒。莒人殺之。

四月陳無宇

桓子元孫完

獻萊宗器于襄宮。

齊襄公廟

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子于鄆。孔懿卿小邾

高厚

娶楊國棠。

十一月丙辰而滅之。

遷萊子于鄆。

孔懿卿小邾

高厚

高厚

崔杼定其田。

定其疆界。按遷其民而田歸於齊。

故定其界不言萊君君已死也。

此不過前年四月圍萊至今年十一月而滅兩言耳。而云
子國來聘之年。杞伯卒之月。幾疑左氏故意眩人耳。目非
也。蓋採之於魯舊史也。楚莊之圍宋也。至九月而易子。析

體楚靈之固蔡也。八閏月而君犧國滅。宋小於宋而弱。同
於蔡齊築長圍。自四月至明年二月。閏十有一月。而王
湫正與子棠人尚堪一戰。勝于宋。蔡遁矣。戰敗猶相持十
二日而始破。棠大夫又奉共公奔其邑。守至八閏月而滅。
共公及棠人皆爲齊殺矣。遷棠於鄖。道民不服。恐如前戍
之殲於逝也。故徙其民共公之諡。道民爲之也。夫圍之如
是久。民不叛君。不辱雖亡而不肯爲其臣妾。自古守國之
固。亡國之正。未有如棠者。舊史氏旣筆于策。書復於記載。
詳之。凡闔萊入葬。獻葬器。斂葬送。無一不書。故假魯史。
國子水聘杞伯來赴之事。標其年月以實之。欲其信而有
徵也。以魯事標之。故知其得之魯舊史也。